

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洛伦佐·瓦拉对德国宗教改革的影响

李婧敬

摘要：发生于16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是一场针对罗马天主教廷之腐败和专制的批判性运动。就其理论依据而言，与前一时期在意大利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密切相关；但从内容和结果上看，两者又具有明显的相异之处。本文旨在以15世纪意大利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洛伦佐·瓦拉为例，分析其主要代表作的核心观点，追溯他的作品在德国的传播情况，探讨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对其思想的评价，在此基础上阐释瓦拉对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产生的影响，以及路德派宗教改革家对瓦拉思想的借鉴和超越。

关键词：洛伦佐·瓦拉 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

1517年，宗教改革运动在马丁·路德的倡导下在德国拉开序幕，并迅速在北欧地区呈现星火燎原之势。这场风起云涌的革命以实现信仰的革新为出发点，席卷了宗教、政治、经济等诸多社会领域。论及宗教改革运动的对象，毫无疑问，其矛头直指当时腐败、专制、对世俗权力虎视眈眈的罗马天主教廷；然而，谈到这场批判性运动的理论依据——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至今依然是学界探讨的焦点。

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是15世纪意大利极为活跃、也极具战斗色彩的人文主义学者，以其对古代语言的融会贯通、对经典

* 本文属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意大利思想家洛伦佐·瓦拉的《论快乐》翻译及其伦理观研究”的子课题成果，项目批准号：15CWW024。

文献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中世纪经院派思想体系和罗马教廷的犀利批驳而著称。其主要作品包括《论快乐》（*De voluptate*，又名《论真善与伪善》*De vero falsoque bono*）、《论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辩证法驳议》（*Dialecticae disputationes*）、《〈君士坦丁赠礼〉辨伪》（*De falso credita et ementita Constantini donatione*）、《论修士的誓言》（*De professione religiosorum*）、《论拉丁文的优雅》（*Elegantiae latinae linguae*）、《〈新约〉之比较研究》（*Collatio Novi Testamenti*）等。1444年，瓦拉因与方济各会修士安东尼奥·达·比敦托（Antonio da Bitonto）辩论《使徒信经》（*Credo*）的作者真伪遭到宗教裁判所审判，幸得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五世（Alfonso V d' Aragona）出面干预，才免于被判罪。1447年，尼古拉五世（Papa Niccolò V）担任教皇，史称“首位人文主义教皇”。次年，瓦拉担任罗马教廷公证员和书吏。1455年，卡利克斯特三世（Papa Callisto III）担任教皇，瓦拉成为教皇书记官，青年时期的夙愿终于得偿。^①1457年，瓦拉在罗马逝世，享年五十岁，其遗体安葬于拉特兰圣若望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Giovanni in Laterano）的后殿拱廊之下。1517年，宗教改革拉开序幕，瓦拉的《〈君士坦丁赠礼〉辨伪》被宗教改革派视为抨击罗马教廷的有力武器。然而，这一现象却直接导致了罗马教廷再度仇视瓦拉生前的种种“离经叛道”之举。1576年前后，罗马教廷决定抹除关于瓦拉的所有记忆，将其墓冢拆除并迁出。如今，位于拉特兰教堂的苦像小堂（Cappella del Crocifisso）里的瓦拉棺冢、雕像和刻有铭文的石碑都是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弗朗切斯科·康切利耶里（Francesco Cancellieri, 1751—1826）^②于1825年补放在那里的，

① 1429年，22岁的瓦拉向教皇马丁五世（Papa Martino V）毛遂自荐，申请接替娘舅梅尔吉奥莱（Melchiorre Scribani）在教廷的书记官职位。由于资历尚浅，加之先前发表的修辞学处女作《论西塞罗与昆体良之比较》（*De comparatione Ciceronis Quintilinaique*）遭到两位知名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和安东尼奥·洛斯基（Antonio Loschi）——的批判，瓦拉的申请未获批准。

② 弗朗切斯科·康切利耶里是19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图书馆馆员。此人十分博学，

以此表达后世学者对瓦拉的敬意和缅怀。^①

可以看出，瓦拉一生与罗马天主教廷有着频繁且复杂的互动：既以进入教廷供职为最高理想，也曾撰写《〈君士坦丁赠礼〉辨伪》、《论修道士的誓言》等抨击教廷的作品；生前遭受过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死后其墓冢亦被罗马教廷拆除。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瓦拉最终成功担任教皇书记官，他的一系列伦理学、宗教学和逻辑学作品（包括《论快乐》、《论自由意志》和《辩证法驳议》）却依然被列入罗马教廷的疑似禁书目录，直到1900年才彻底解禁。

然而，这些在意大利境内一度遭到封禁的作品，却在德国、荷兰、瑞士等北欧地区广为流传，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宗教改革的坚决反对者、特伦托大公会议成员奥古斯丁·斯图科（Agostino Steuco）曾在《护真信仰、驳路德派》（*Pro vera religione adversus Lutheranos*）一文中将瓦拉称作“路德派的旗手和典型”。^②无独有偶，罗贝托·贝拉明主教（Roberto Francesco Romolo Bellarmino）也曾在《基督宗教信仰的辩论》（*De controversiis christianae fidei*）中写道：“洛伦佐·瓦拉……被视为路德派的先驱。”^③

生活在15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瓦拉究竟与16世纪发生于德国的宗教改革有何关联？其人文主义宗教观对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上述针对瓦拉的评价是否中肯、准确？通过对瓦拉的作品在宗教改革地区的传播和接受情况进行研究，我们能够从具体的事实之中得出结论。

涉猎历史学、考古学、宗教仪式、圣徒传记等多个领域。

- ① Jan De Jong, “De sepulcro Laurentii Vallae quid veri habeat”, *Tracing the Tomb Monument of Lorenzo Valla in St. John Lateran, Rome*, in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aus italienischen Archiven und Bibliotheken*, 94 (2015), pp. 94—95.
- ② 乔凡尼·安托纳奇：《洛伦佐·瓦拉与〈君士坦丁赠礼〉之争》（Giovanni Antonazzi, *Lorenzo Valla e la polemica sulla donazione di Costantino*），罗马：历史与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67—170页。
- ③ 乔凡尼·安托纳奇：《洛伦佐·瓦拉与〈君士坦丁赠礼〉之争》，第164页。

一、瓦拉论著在宗教改革地区的传播

(一)《论拉丁文的优雅》(1435—1444)

在宗教改革地区，传播最为广泛的瓦拉著作当属《论拉丁文的优雅》。这部六卷本论著是瓦拉最为重要的语言学和语文学^①代表作。瓦拉在该作品中强调古典拉丁文的优雅与纯正，并以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和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的作品为例，通过分析后世学者对二人作品的不同解读，探讨古典拉丁文语法在中世纪各个时期的演变历程。瓦拉痛斥中世纪经院派学者对古典拉丁文语法的野蛮篡改，号召人文主义者恢复古代的语言传统，在语言学和语文学知识的帮助下，回溯古代经典作品之本源(Ad fontes)，令语言学研究成为哲学、伦理学、神学、历史学研究的有力工具。

自15世纪下半叶起，《论拉丁文的优雅》开始在德语地区流传，其中不仅包括第一个完整版手抄本，还有大量关于该书的摘要本和选录本。由此可以看出，该书已成为德国最优秀的学者研习拉丁文的基础工具书。奥格斯堡的领主西格蒙德·格森布洛特(Siegmund Gossembrot)是众多读者之一，他曾与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等人率先推动人文主义思想在德国的传播。他在自己收藏的《论拉丁文的优雅》抄本中写下了大量摘要，且其内容并不仅仅关乎语言学。对于瓦拉在该书第四卷序言中对经院派学说的批判，格森布洛特不仅深感赞同，还以这篇序言为理论依据，致信人文主义者路德维希·德林根贝格修士(Ludwig Dringenberg)，质疑经院派神学理论，并就古典诗歌与基督教文献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其中提到：“关于这封题为《证实》的信函内容，其依据详见洛伦佐·瓦拉《论拉丁文的

① “语文学”(拉丁文: philologia)一词起源于希腊文的“φιλολογία”，原指“爱思辨”。该学科的雏形兴起于古希腊，并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俗语文学的兴起得到了长足发展。该学科以语文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为基础，以文献评审为主要形式，对语言的发展历史进行注疏、解释、考订和对比研究。

优雅》第四卷序言。”^①

(二) 《论自由意志》(1439)

1439年，瓦拉发表了《论自由意志》一文，指出人类在善恶选择之间拥有自由意志，并能通过此种意志与天主意志的合作获得救赎，从宗教层面上强调了人的自由和自主。在该部作品中，瓦拉直击在中世纪中晚期占据权威地位的经院派哲学理论，反对用空洞的哲学概念和繁琐的逻辑推理来理解基督教信仰，主张恢复保禄（Paulus Tarsensis）和奥古斯丁（Augustinus Hipponensis）等早期教父的基督教传统，将信仰建立在对《圣经》本身的理解和思考之上。

该作品发表后不久便遭到罗马教廷的封禁。然而，14世纪60至80年代期间，却先后出现了十二个手抄本在德语和弗拉芒语地区流传——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只有在北欧地区，瓦拉的思想才能找到合适的土壤生根发芽。

在所有手抄本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约翰内斯·孟德尔（Johannes Mendel）保存的版本。此人曾担任艾希斯特主教约翰·冯·艾克（Johann Von Eyck）的书记官。之所以认为该抄本格外重要，是因为在《论自由意志》之后，还抄有一封艾克写给泰根塞修院院长的书信。主教在信中主张以古希腊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取代禁欲的修院生活；以积极的使徒精神取代被动的墨守成规；以发自内心的对上帝的爱取代索然无趣的形而上学推理。这些观点与瓦拉在《论自由意志》和《论修道士的誓言》中的论述可谓一脉相承：一方面是对经院派哲学抽象推理的反抗，另一方面是对修士生活的种种清规戒律的批驳。

(三) 《〈君士坦丁赠礼〉辨伪》(1440)

另一部与德国宗教改革密切相关的作品是瓦拉于1440年撰写的

^① 玛利亚罗莎·科尔泰斯：《流传于威尼托和德国的洛伦佐·瓦拉的作品》（*Mariarosa Cortesi, "Scritti di Lorenzo Valla tra Veneto e Germania"*），奥塔维奥·贝索米、玛丽安杰拉·雷格里奥西编：《洛伦佐·瓦拉与意大利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Ottavio Besomi e Mariangela Regoliosi: Lorenzo Valla e l' Umanesimo italiano. Atti di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umanistici*），帕多瓦：安特诺里出版社，1986年，第377—382页。

政治檄文《〈君士坦丁赠礼〉辨伪》。当年，瓦拉效力的那不勒斯王国和教皇尤金四世（Papa Eugenio IV）之间因领土争端爆发了战争。尽管瓦拉在文章开头就表明自己是为了捍卫真理，捍卫对于上帝的信仰，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批驳《君士坦丁赠礼》——一份被教皇视作其世俗权力合法性的坚实史料依据。但在之后的行文中，我们不难发现更为直接的撰文动机：“噢，罗马的教皇们啊……你们为何要鲁莽地搬出《君士坦丁赠礼》，动辄声称本来属于你们的帝国领土被某些王宫贵族们给抢走了，要睚眦必报？你们为何要在为皇帝加冕之时强迫他以及包括那不勒斯国王及西西里国王在内的其他王族臣服于你们？”^①由此可以看出瓦拉撰写此文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那不勒斯王国与教皇之战宣传造势。在这篇檄文里，瓦拉从考证不同历史时期的拉丁文语法入手，就《君士坦丁赠礼》这一文献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指出了诸多可疑的语言现象，成功证明该文献的伪造性，揭穿了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谎言。此外，瓦拉在文中对罗马教廷的腐败、专制以及对世俗权力的贪婪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16世纪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时对教廷的批判遥相呼应。

据统计，流传于德语地区的《〈君士坦丁赠礼〉辨伪》手抄本中，有二十五本保留至今，其抄录日期分布在从1450年至16世纪初期的五六十年间。其中，抄录日期早于瓦拉去世年代的有三个抄本：一本抄录于1451年；一本抄录于1456年之前——因为该抄本的主人、宗教裁判所法官若望·卡比斯特拉诺神父（Giovanni da Capestrano）于1456年去世；另一本则很可能抄录于1444年——因为该抄本还包含1444年瓦拉在宗教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辞》（“Defensio quaestionum in philosophia”）。^②除此之外，其余二十二个抄本的年代均在瓦拉

① 乔瓦尼·维琴迪译：《罗马贵族洛伦佐·瓦拉的〈君士坦丁赠礼辨伪〉意大利文译本》（Giovanni Vincenti, *La dissertazione di Lorenzo Valla patrizio romano su la falsa e menzognera donazione di Costantino, trad. in ital. da Giovanni Vincenti*），那不勒斯：加布里埃尔·斯坦乔拉出版社，1895年，第86页。

② 贾尼·吉佩尔：《洛伦佐·瓦拉面对（1444年）那不勒斯宗教法庭审判之自我辩护辞》（G.

去世以后，且绝大多数都集中于16世纪初期。这一现象并不难以理解：1443年，教皇尤金四世与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五世在特拉希纳签署了协议，在领土争端的问题上达成了和解，也就暂时平息了《〈君士坦丁赠礼〉辨伪》一文引发的轩然大波。然而，对于16世纪初德国的宗教改革家们而言，瓦拉在这篇檄文中对罗马教廷的斥责恰好与他们酝酿已久的运动不谋而合，自然会得到他们的格外青睐。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抄本的所有者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天主教廷的各类教职人员，第二类则是宗教改革前期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的学者。对于前者而言，既然该文已经广为流传，不可能加以封禁，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在第一时间组织驳斥和回击，从而巩固教廷的权威；至于那些期待教廷革新的宗教人士和世俗学者，他们则渴望在瓦拉的文字中为自己的理想找到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为即将拉开序幕的宗教改革运动做好理论层面的准备。

（四）其他作品

在德语地区广为流传的瓦拉作品还包括《致尤金四世的辩解辞》（*Apologia ad Eugenium IV*）。与1444年在宗教法庭上陈述的《自我辩护辞》类似，瓦拉在这篇文章中向教皇恳切陈词，力证其遭到封禁的三部理论作品（《论快乐》、《论自由意志》、《辩证法驳议》）及《论修道士的誓言》并非宣扬异端邪说之作。

在弗拉芒语地区，则有另一部惊世骇俗之作的唯一手抄本得以流传——《〈新约〉之比较研究》。在该作品中，瓦拉以古典希腊文、古典拉丁文及相关语文学研究为工具，首次以理性的视角针对哲罗姆（Sofronius Eusebius Hieronymus）译介的、已被教廷批准为权威译本的《〈圣经〉拉丁通俗译本》（*Vulgata*）提出质疑，将其中的内容与希腊文原版文字进行细致比对，指出其中的诸多谬误。1504年，鹿特

Zippel, "L' autodifesa di Lorenzo Valla per il processo dell' inquisizione napoletana (1444)", 《中世纪与人文主义时期的意大利》（*Italia medievale e umanistica*），第13卷（1979年），第59—84页。

丹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von Rotterdam）在鲁汶的杜帕尔克修院读到了该作品，为其日后的宗教文献评注工作奠定了基础。

（五）瓦拉作品印刷本的传播

随着印刷术在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鲁汶、巴塞尔及意大利部分地区的逐渐普及，瓦拉作品的印刷本亦层出不穷。在这一过程中，伊拉斯谟功不可没。作为瓦拉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伊拉斯谟大力推动瓦拉作品的印刷和传播。从数量上看，印刷最多的仍是《论拉丁文的优雅》，逻辑学作品《辩证法驳议》也为数不少。1506年，维也纳的约翰·辛格里纳（Johann Singriener）和莱昂哈·阿兰特斯（Leonhart Alantsee）出版了一部印刷版瓦拉作品集，其中收录了《论自由意志》、《致尤金四世的辩护辞》和批判14世纪权威法学家萨索费拉托的巴托罗（Bartolo di Sassoferrato）的檄文《驳巴托罗书》（“Epistola contra Bartolum”）。其中，后两部作品是首度印刷。此举的幕后推手是时任维也纳大学校长、人文主义学者和政治家约阿希姆·瓦迪安（Joachim Vadian）。尽管瓦迪安的初衷是为了反驳瓦拉对巴托罗的抨击，表明不能用语言学研究替代法学研究，但在客观上，这部印刷本仍具有重要意义：它首次将三部看似不相关联的作品集中收录于一本文集，令读者有机会发现其中的紧密联系：尽管角度不同，瓦拉批判的对象却只有一个：经院派逻辑学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垄断。如果说《论自由意志》和《致尤金四世的辩护辞》是从宗教的角度对经院派权威提出了质疑，那么《驳巴托罗书》则是从法学角度对其进行抨击。事实上，瓦拉撰写《驳巴托罗书》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指责中世纪法学家的拉丁文造诣不高，而在于批评他们在法学研究的过程中过度盲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体系。在瓦拉看来，亚里士多德尽管有着极高的学术成就，但并非不可触碰，无条件的迷信和盲从只会成为人类在各个领域研究探索的壁垒和阻碍。

德国宗教改革期间，在路德派改革家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的推动下，《〈君士坦丁赠礼〉辨伪》一文的印刷版在

美因茨和巴塞尔问世。^①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科赫洛伊斯(Johannes Cochlaeus)在一封写给威利巴尔德·皮尔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的书信中曾提到该印刷版的缘起:胡滕在科赫洛伊斯处看到了该文的手稿,随后便逐渐酝酿了将该文付梓印刷的想法。尽管这并非该作品最早的印刷版(1506年的斯特拉斯堡印刷本),却是最为知名的版本。1517年,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一年后,这个印刷本与之遥相呼应,甚至还颇具挑衅意味地在封面上印上了“献给利奥十世”的字样。路德所读到的《〈君士坦丁赠礼〉辨伪》,正是这一版本。1537年,路德从该版本译出了德文版,用作反对罗马天主教廷的宣传品,推动宗教改革的进行。

二、瓦拉的人文主义思想对路德的影响

路德对瓦拉的诸多作品均有研究,其中对《论自由意志》格外赞赏,甚至将其视为新时代的奥古斯丁:“在我看来,一位是威克里夫,一位是洛伦佐·瓦拉,尽管先前还曾有奥古斯丁。”^②

此外,《〈君士坦丁赠礼〉辨伪》也是路德的重点研究文本。1520年,路德在一封写给人文主义者、德国宗教改革重要人物之一乔治·斯帕拉廷(Georg Spalatin)的书信中提到了这篇文章:

我手头有一本由胡滕出版的洛伦佐·瓦拉的《〈君士坦丁赠礼〉辨伪》。我的主啊,罗马人竟如此阴险和荒谬!令人惊讶的

① 关于胡滕出版《〈君士坦丁赠礼〉辨伪》的具体时间,意大利和德国学界均存在争议,未有定论。伯金(E. Böcking)认为出版时间是1517年,而卡尔科夫(Paul Kalkoff)和本钦(Josef Benzing)认为是1519年。参见阿西姆·奥伦海姆:《从人文主义者到“固执的浪漫主义者”——胡滕与罗马的诗战》(A. Aurnhammer, *Vom Humanisten zur „Trotzromanisten“ Huttens poetische Rom-Polemik*),图宾根:纳尔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② 马丁·路德:《路德文集》(Martin Luther, *Martin Luther's Werke*),魏玛,1908年,第十八卷,第640页。

是，在主的审判之中，这谎言居然持续了这么久，不仅无人揭穿，而且还被重视、被归在如此不洁的、庞杂的、无耻的诏令一类的谎言中……我简直感到悲凉，几乎要质疑全世界大众期待的教皇竟然是敌基督：全世界民众对他的期待如此深切，以至于他所有的体验、行为、言辞、决定全都成立。^①

类似的评价也出现在《驳罗马教皇：魔鬼的造物》（*Contra Papatum Romanum, a Diabolo inventum*）中：

自此，关于《君士坦丁赠礼》的巨大谎言被完成，并被鼓吹……教皇们因这公开的弥天大谎而沾沾自喜，被妄想填满的内心日渐膨胀。愚人令愚人更加愚昧，瞎子为瞎子指路。对于这谎言，他们并非不明就里，任其四处传扬（其实他们心知肚明），而是故意要将它广而告之，并且令全世界的人们相信它。^②

在《路德针对我们鲁汶和科隆的学者所遭遇的责难所作的回应》（*Responsio Lutheriana ad condemnationem doctrinalem per magistros nostros Lovanienses et Colonienses factam*）中，路德针对罗马教廷对瓦拉思想的审判和封禁进行了诚恳的维护：

（在我看来）洛伦佐·瓦拉是早期教会遗留的火花，亦是新的导火索，（早期教会神学家和教皇留下的火花为何要被熄灭？）他还被他们指控为是极其无知的，他们以各种无耻的方式存在，斥责他的愚蠢……如今洛伦佐的思想巍然屹立且日益强大。长久以来，意大利和整个教会都无人能与之比肩，不仅是在所有研究

① 马丁·路德：《路德文集》，魏玛，1931年，第二卷《书信集》（*Briefwechsel*），第48页。

② 马丁·路德：《驳罗马教皇：魔鬼的造物》（*Martin Luther, Contra Papatum Romanum, a Diabolo inventum*），汉斯·鲁夫特出版社，1543年，第一卷，第3页。

领域中……而且矢志不渝地信仰基督教，其虔诚之心绝非虚情假意。^①

路德对于瓦拉的赞誉并不局限于瓦拉在某个具体领域取得的成就，更关乎瓦拉作为人文主义学者的整体学术素养和高贵品行。

洛伦佐·瓦拉……纯粹、简单、有才华、率真。他取得的成果比所有意大利人的成果加起来还要多。他想用各种方式来辅佐年轻的意大利，并思考如何推广文字研究。此人就“自由意志”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他将虔诚的信仰与文字研究相结合……他曾深刻地探讨“自由意志”。他在虔诚的信仰与文字研究中同时找寻“简单”这一品质，伊拉斯谟却只在文字研究中寻找它，并且嘲笑前者所谓的“虔诚”。^②

关于路德使用的一系列定语：“纯粹”、“简单”、“有才华”、“率真”，可以从品行和素养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路德赞扬瓦拉单纯的品性和虔诚的信仰；另一方面，路德亦欣赏瓦拉在写作中所表现出的平实、简明、朴素的文风。在路德看来，瓦拉的行文深入浅出，却有着强大的表现力和说服力，与先前故作玄奥的经院派推理相比，恰如一缕清新之风令人心旷神怡。

行文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到瓦拉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德语和弗拉芒语地区的确得以普遍传播，并获得了以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家的接受、认可、传承和发扬，与大半个世纪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建立了切实的联系。

① 马丁·路德：《路德文集》，魏玛，1883年，第183页。

② 威廉·J.怀特著，理查德·穆勒编：《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观》（William J. Wright, Richard Muller, *Martin Luther's Understanding of God's Two Kingdoms*），艾达：贝克学术出版社，2010年，第97页。

首先，作为语法学家和语文学家的瓦拉是德国的宗教改革家了解和研习纯正古典拉丁文的当之无愧的导师。六卷本《论拉丁文的优雅》系统阐述了古典拉丁文的语法和词汇规范，被视作凝聚人文主义研究精髓的关键作品。倘若说瓦拉的初衷在于恢复古代的语言传统和规范，那么对于路德及其追随者而言，掌握古典拉丁文则成为他们抛弃中世纪经院派“注疏”，直接查阅古代经典文献，为其全新的宗教观点寻求理论依据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新约〉之比较研究》中，瓦拉冒着被教廷视作异端的风险，针对已被教廷审核为权威版本的《〈圣经〉拉丁通俗译本》进行研读，指出了其中的诸多疑点和谬误。正是在该作品的启发下，伊拉斯谟于1516年完成了希腊文版《新约》译本。1521年秋，路德参照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本，着手将《新约》译介为德文版，于1522年9月发表。随后，路德又将希伯来文本的《旧约》译介为德文，于1534年完成了整部《圣经》的翻译。可以看出，瓦拉所践行的“回到本源”与路德提出的“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堪称一脉相承之举。无论是对于瓦拉还是对于路德而言，语法学和语文学研究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正因如此，宗教改革运动又被称为“关于书籍以及那本书的一场运动”^①。

其次，在重塑人与上帝之间的沟通模式的问题上，作为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瓦拉是引领路德及其追随者另辟蹊径的引路人。出于对古代文明的崇敬和对于人之天性的肯定，瓦拉拒绝将冰冷、僵化的经院派禁欲主义理论作为人类企及真理的媒介；出于对《圣经》的笃信，路德拒绝将罗马天主教廷视为信徒企及上帝的媒介。瓦拉的思想为路德“因信称义”神学观点的提出创造了先在的社会主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因信称义’（Sola Fide）是人文主义思想在神学领域的翻版”^②。

① 莫西·乔治：《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王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② 李韦：《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渊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在《论快乐》和《论自由意志》中，瓦拉将“人生”、“人性”、“人的道德”、“人的快乐”引入天主教神学体系，将上述问题视作某种全新的、人性化的宗教的中心点，从“遵从人性”出发，落脚于“人性的升华”，这虽不是对天主教教义的直接否定，却在客观上冲击着中世纪一切以“神”为核心、为主宰的，冷冰冰的神学体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背景，路德提出了“因信称义”的口号，旨在以基督教早期教父思想为依据，恢复人与上帝的直接联系，从而规避教皇和其他各个层面上的教职人员构成的中介。可以认为，路德希望创立的宗教体系，亦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性化色彩。

在《论快乐》中，瓦拉指出人间的世俗快乐与天国的永恒真福并不是彼此对立的，前者是后者的序曲，后者则是前者的完善和升华。因此，人们对于肉体快乐和精神愉悦的向往不应遭到压抑和扼杀，更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在《论修道士的誓言》里，瓦拉主张包括修士在内的人努力追求合理的世俗价值（财富、爱情和婚姻等），反对修道院里违反人之天性的禁欲生活。受其影响，路德认为：“人有两个人性，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血气的。就人称为灵魂的灵气说，就叫作属灵的人，里面的人，或说新人；就人称为血气的属肉体的性说，就叫作属血气的人，外表的人，或者说旧人。”^①如此一来，人依其本性所犯的所谓“罪恶”就能够因其内心的信仰而被赦免。在教职人员的婚姻问题上，路德反对宗教禁止嫁娶的规定：“如果教皇、主教和教廷官吏将婚姻宣布为无效，他们就是敌基督者，就是破坏自然，犯了抗拒上帝的大罪。有经文表明：‘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②1925年，路德本人与一位名为卡塔琳娜·冯·博拉（Katharina von Bora，1499—1552）^③的修女结婚，两人共同倡导世人在热爱世俗生活的基

① 克尔著，王敬轩译：《路德神学类编》，香港：道声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② 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路德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362页。

③ 卡塔琳娜·冯·博拉是16世纪德意志的一位修女，于1524年逃出修道院，并于1525年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结婚。

础上凭借宗教引导和完善人之天性。

再次，作为历史学家的瓦拉凭借深厚的语言学和语文学功底，从字里行间对历史文献进行分析，揭穿了一系列谎言，有力地撼动了罗马天主教廷的权威。在《〈君士坦丁赠礼〉辨伪》一文中，瓦拉对罗马教皇的专制、腐败，尤其是对世俗财富和权力的贪婪进行了辛辣讽刺。对于路德派宗教改革家们而言，瓦拉的檄文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他们声讨天主教廷的最为合适的前期宣传。

综上所述，人文主义者瓦拉的思想的确是在天主教内部响起的叛逆之声，为宗教改革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尤其是营造了恰当的思想氛围，直接推动了这场运动的发生。因此，对于宗教改革家们而言，瓦拉的确如“特洛伊的木马”一般，在不自觉的情形下扮演了前期应有的角色。

三、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对瓦拉的超越

鉴于瓦拉对路德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们是否可以将瓦拉视为宗教改革“旗手”、“楷模”或“先驱”呢？应该看到，路德的宗教改革理念与瓦拉的人文主义宗教观之间，既包含顺向的继承和发扬，也存在逆向的冲突与超越。

首先，在对待天主教教义的问题上，尽管瓦拉和路德都反对罗马教廷的贪婪、腐败和专制，都倡导回归《圣经》之本源，也都从保罗、奥古斯丁等早期基督教教父的思想中吸取了诸多营养，但两者在立论出发点和思想落脚点上均体现出根本的区别。

瓦拉一生笃信天主教，自幼以身为罗马人为荣，平生最大的心愿便是进入罗马教廷供职，一番辗转之后终于在1448年得偿夙愿。尽管他曾以《论快乐》倡导天主教教义的人性化，以《论自由意志》强调“以人中心”的人文主义宗教观，以《辩证法驳议》挑战经院派抽象逻辑推理的权威地位，以《论修道士的誓言》反对禁欲主义对人

之天性的扼杀,以《论拉丁文的优雅》抨击中世纪在思想文化上的倒退,以《〈新约〉之比较研究》质疑中世纪神学家对基督教经典典籍的译介和注疏,甚至以《〈君士坦丁赠礼〉辨伪》怒斥罗马教廷的贪婪和无耻,然而,种种看似叛逆的言行却难掩其对天主教信仰的虔诚。事实上,瓦拉反对的是教廷的道德腐败,是宗教研究过程中的墨守成规,而非天主教教义本身的缺陷,因此他从未从主观上考虑通过某种革命推翻天主教廷的权威。恰恰相反,他最真诚的目的在于重拾基督教教父时代的本真教义,进入罗马教廷任职并从内部促进其改良,使其重新立足于耶稣基督的真言,而非危险的权力游戏。瓦拉所期盼的,是尊重人之天性并引领人类走向天国真福的天主教体系,是仁慈、清贫、不贪恋世俗权力也不受其羁绊的精神领袖。诚如他在《论修士的誓言》中所说:“我是一名战士,为宗教而战,为教廷而战,也为你而战。”^①

与瓦拉不同,路德对待天主教廷的态度是通过另起炉灶而摒弃之。路德及其追随者致力于建立一种全新的基督教体系,并将教皇、教廷及其他各个层面的教职人员统统排除在通过“唯独圣经”和“因信称义”原则而实现的“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之外。此种思想的源头并非完全出于纯粹的精神需求,而是与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罗马天主教廷的种种贪腐行为(诸如售卖“赎罪券”等)愈演愈烈,教皇对于德国内政的干预也导致德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和萧条状态。因此,对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者而言,从根本上否定罗马教廷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权就成了为德国民众争取民族利益的一种必需。就这一点而言,路德倡导的改革运动比瓦拉主张的天主教内部改良有着更为强大和多元化的动力,走得也更为深远。

其次,从“宗教自由”的角度而言,瓦拉和路德对“自由意志”的诠释亦存在差异。在《论自由意志》中,瓦拉借鉴了奥古斯丁的理

^① 马里奥·弗伊斯:《历史与文化视角下的洛伦佐·瓦拉之基督教思想》(Mario Fois, *Il pensiero cristiano di Lorenzo Valla nel quadro storico e culturale del suo ambiente*),罗马:格里高利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2页。

论，指出上帝是全善的，其创造的一切亦是全善的，但上帝赋予了人自由意志，从而赋予了人选择从善或作恶的权能。因此，恶的起源在于人的自由意志。所谓恶，是指人类对于属世享乐的过度贪恋，是人类为了属世利益而放弃永恒真福的行为——为了低级利益而放弃高级利益，这便是堕落、便是恶行。可以看出，瓦拉认为人在得到救赎的过程中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在解读被救赎者与救赎者之间的关系时，瓦拉力图为人类争取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位置，表明人类只有通过自身的意志与上帝主动合作，才能真正获得救赎。

然而，瓦拉及后世人文主义学者（尤其是伊拉斯谟）所主张的“自由意志论”却并不被路德及其追随者所认可。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旨并非追求“人在上帝面前的自由”。尽管路德也曾宣扬自由，尤其是在宗教改革取得成功以前，他曾公开表示：“烧死异端者乃违反神意”^①，“每人皆为教士，有权依照私人之判断和个人之理理解释圣经”^②，但这种自由，是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存在和自由选择，而非神学层面的自由意志；换言之，是人在天主教会面前的自由，而非人在上帝面前的自由。正是在这一点上，路德的“唯独恩典论”（*Sola Gratia*）与瓦拉的“自由意志论”（*Arbitrio libero*）分道扬镳。

再次，从“宗教宽容”的角度而言，瓦拉的人性化宗教观是基督教精神和古典文明结合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古典自然哲学的色彩。在《论快乐》的第一部和第二部里，瓦拉曾多次引用昆体良、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尤维纳利斯（*Decimus Iunius Iuvenalis*）等古代异教徒的观点，对他们所践行的生活方式赞赏有加；在第三部里，更是借作为天主教代言人的神学家之口毫不掩饰地用描述世俗生活的辞藻来形容天国之福的完美和永恒：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幼狮文化公司译，第19册《宗教改革》，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② 同上。

所谓极乐世界定然是一个充满极致享乐的地方，处处是生龙活虎的竞技、歌舞升平的宴会以及其他娱乐。因此，即便有极乐世界，那也是我们的世界，因为我们的日子与真福者的生活是十分相似的。^①

然而，路德创建的新教体系对古典异教文化的宽容度却远不及瓦拉。随着新教的建立与传播，路德变得日益独断而保守。1522年，他便宣告“凡不接受我的主张者就不能得救”^②，他甚至引用《旧约·申命记》中的诫命，要将异端置于死地：“你不可姑息他，你不可庇护他……他是你的同胞、弟兄或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子……你必定要杀死他，你要杀死他，你要先下手，置他于死地。”^③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改革并不支持信仰的多元化，相对于瓦拉的人文主义思想而言，并非一种进步。

最后，如果说瓦拉的人文主义思想始终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则在这个意义上远远超越了前者，将它所继承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宗教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层面上加以贯彻和落实，且在政治经济层面上迎合了欧洲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实现了民众意识形态由中世纪朝现代的过渡。

结 语

毫无疑问，瓦拉的人文主义思想对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此种推动力的产生并不在前者的预料之中，且后者与前者的互动也绝非单纯的全盘接受，而是从社会和制度层面上针对前者进行了有目的、有选择的借鉴、落实与超越。

① 洛伦佐·瓦拉著，洛克·马里斯泰拉·德·帕尼扎编：《论真善与伪善：评注版》（Lorenzo Valla, Lorch Maristella de Panizza, *De vero falsoque bono : Critical edition*），巴里：亚德里亚蒂卡出版社，1970年，第85页。

②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幼狮文化公司译，第19册《宗教改革》，第133页。

③ 同上书，第322页。

因此，在探讨瓦拉究竟是不是路德宗教改革之“先锋”、“旗手”、“楷模”的问题上，我们务必要改变简单的、线性进步式的历史观念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化认识论。如此，我们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识和理解才能更为丰富、多元、全面和深刻。

主要参考文献：

1. 乔凡尼·安托纳奇：《洛伦佐·瓦拉与〈君士坦丁赠礼〉之争》（Giovanni Antonazzi, *Lorenzo Valla e la polemica sulla donazione di Costantino*），罗马：历史与文学出版社，1985年。
2. 玛利亚罗莎·科尔泰斯：《流传于威尼斯和德国的洛伦佐·瓦拉的作品》（Mariasosa Cortesi, “Scritti di Lorenzo Valla tra Veneto e Germania”），奥塔维奥·贝索米、玛丽安杰拉·雷格里奥西编：《洛伦佐·瓦拉与意大利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Ottavio Besomi e Mariangela Regoliosi: *Lorenzo Valla e l’Umanesimo italiano. Atti di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umanistici*），帕多瓦：安特诺里出版社，1986年。
3. 乔瓦尼·维琴迪译：《罗马贵族洛伦佐·瓦拉的〈君士坦丁赠礼辨伪〉意大利文译本》（Giovanni Vincenti, *La dissertazione di Lorenzo Valla patrizio romano su la falsa e menzognera donazione di Costantino, trad. in ital. da Giovanni Vincenti*），那不勒斯：加布里埃尔·斯坦乔拉出版社，1895年。
4. 贾尼·吉佩尔：《洛伦佐·瓦拉面对（1444年）那不勒斯宗教法庭审判之自我辩护辞》（G. Zippel, “L’ autodifesa di Lorenzo Valla per il processo dell’ inquisizione napoletana (1444)”），《中世纪与人文主义时期的意大利》（*Italia medievale e umanistica*），第13卷（1979年）。
5. 阿西姆·奥伦海姆：《从人文主义者到“固执的浪漫主义者”——胡滕与罗马的诗战》（A. Aurnhammer, *Vom Humanisten zur „Trotzromanisten“ Huttens poetische Rom-Polemik*），图宾根：纳尔出版社，2006年。
6. 马丁·路德：《路德文集》（Martin Luther, *Martin Luther’s Werke*），魏玛，1908年，第18卷。

7. 马丁·路德：《路德文集》（Martin Luther, *Martin Luther's Werke*），魏玛，1931年，第2卷《书信集》（*Briefwechsel*）。
8. 马丁·路德：《驳罗马教皇：魔鬼的造物》（Martin Luther, *Contra Papatum Romanum, a Diabolo inventum*），汉斯·鲁夫特出版社，1543年。
9. 威廉·J. 怀特著，理查德·穆勒编：《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观》（William J. Wright, *Martin Luther's Understanding of God's Two Kingdoms*），艾达：贝克学术出版社，2010年。
10. 马里奥·弗伊斯：《历史与文化视角下的洛伦佐·瓦拉之基督教思想》（Mario Fois, *Il pensiero cristiano di Lorenzo Valla nel quadro storico e culturale del suo ambiente*），罗马：格里高利大学出版社，1969年。
11. 洛伦佐·瓦拉：《论真善与伪善：评注版》（Lorenzo Valla, *De vero falsoque bono: Critical edition*），巴里：亚德里亚蒂卡出版社，1970年。
12. 莫西·乔治：《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王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3. 李韦：《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渊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4. 克尔：《路德神学类编》，王敬轩译，香港：道声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15. 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路德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16.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幼狮文化公司译，第19册《宗教改革》，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